

◎海外华文文学·欧洲篇

欧华文学：中西合璧 从容前行

郑海娟

- 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以及新移民人数的激增，推动欧洲华文文学出现新高潮
- 欧洲华文文学逐渐形成了“平和淡远、散中见聚”的特色，具有文化中和的特质
- 非母语写作体现出华人作家同异文化沟通的意识自觉，为作品实现跨越民族、国家、语言、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条件

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，它的政治经济制度、思想文化曾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，而中华文明作为欧洲文明的“他者”，在现代欧洲的形成过程中也曾扮演过重要角色。18世纪，欧洲社会盛行“中国热”之余，伏尔泰、莱布尼茨等哲人巨擘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智慧，点燃了启蒙主义的火把。迨至清末民初，内外交困之际，学习西方以自强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，而所谓“西方”无疑指当时世界的中心欧洲。此后，汉语世界与欧洲的关系愈发密切。最早走出国门的张德鑫、康有为、陈季同等人真正体验了“开眼看世界”的惊奇，纷纷用笔记录下他们与现代欧洲的邂逅。五四时期，巴金、老舍、徐志摩、戴望舒等大批中国作家旅居欧洲，汲取异域文化的精华，虽然他们多是来去匆匆的过客，但相关生活经验以或隐或显的方式，留在了他们脍炙人口的作品中。

二战后，程抱一、熊秉明、熊式一等人定居欧洲，及至20世纪60年代，赴欧台湾留学生人数增长，赵淑侠、郑宝娟等作家也从台湾移民欧洲，他们共同促成了欧洲华文文学的第一个高潮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以及新移民人数激增，推动欧洲华文文学出现了新高潮，虹影等人是这一时期活跃在欧洲的华人作家代表。

新人新作不断涌现，多种文体均有突破

同北美、东南亚等地的华文文学相比，欧洲华文文学脱胎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。欧洲的移民政策不像北美、澳大利亚那样宽松，华人移民欧洲的历史也不像东南亚那样悠久，结果是欧洲华人移民数量有限，且分散在各个国家。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欧洲华文作家包括英国的虹影、文俊雅，法国的程抱一、戴思杰、山飒、黄育顺、郑宝娟、吕大明、施文英，德国的陈玉慧、谢盛友、谭绿屏、麦胜梅、穆紫荆、黄鹤升、高关中、刘瑛，瑞士的朱文辉（余心乐）、宋婷、朱颂瑜，比利时的章平，荷兰的林涓、丘彦明，奥地利的方丽娜，捷克的李永华，西班牙的张琴，丹麦的池元莲。其中不乏享誉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。

长期以来，欧洲华文文学的力量较北美、东南亚等地薄弱，尽管如此，在几代作家努力下，欧华文学创作逐渐形成气候，新人新作不断涌现，在儿童文学、侦探小说、科幻小说等文体形式上均有所尝试和突破。由于欧洲社会种族歧视、族群冲突相对较少，欧华文学无需承担凝聚民族力量、抵抗压迫的责任，始终从容前行，因此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。黄万华曾将其归纳为“平和淡远、散中见聚”，认为其特质是文化中和。在今天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浪潮下，欧洲华文文学也表现出一些新趋势。

超越固有离散书写，转向对中西异质文化的深层思考

“离散”最初专门用来指犹太民族被驱逐而离散到世界各地，后来用法扩展到各个民族。离散书写中最常见的是移民对原乡的眷念和认同。今天，全球化造就了“地球村”的现实，也极大改写了离散以及伴随离散而来的乡愁意涵。在欧洲华文作家笔下，乡愁不再是离散书写的主要内容，原乡与他乡的二元对立、漂泊旅程中心路历程的探寻，逐渐被对异质化冲突深层次的省察、反思与兼容所取代。

◎新作评介

师者情怀与诗韵

——读张伟非虚构作品《师韵》

孟繁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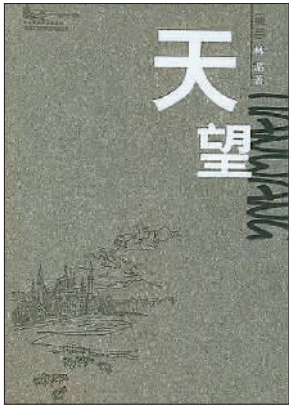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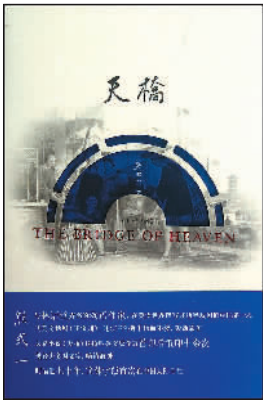
张伟曾是我的业师，大学期间她为我们讲授外国文学。她对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研究造诣深厚。季羡林先生在她的学术专著《余人论纲》序言中对张伟的研究给予了很高评价，认为她对俄罗斯文学“余人”的研究有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之功。读过此书，我们对来自彼得堡的“余人”形象，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。后来，我又读到了张伟的《姥姥的遗产》。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，我们认识了她的另一面——学者、教师之外，她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。《姥姥的遗产》中，广袤无垠的东北大平原，不止有满天冰雪和冷漠荒寒，因为姥姥的存在，那里更有人间无限的暖意。在张伟笔下，姥姥的遗产就是关于人性的遗产，关于爱的遗产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，姥姥的遗产不止是留给张伟一个人的，也是留给读者的。

非虚构作品《师韵》是张伟的新著，有人说这是一部“教师随笔”。无论是“教师随笔”还是“非虚构”文学，文体界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《师韵》从一个侧面描绘、记录和书写了她从教50年的心路历程和对教育工作的切身体会。书中，作者从育人到教书，从备课到讲课，从批改作业到论文选题，从答疑解惑到论题确立，从帮助不同类型学生成长到教师的自我修养，全面展现出她的教学生涯以及隐含其间的社会历史，几乎涵盖了教师工作的所有重要环节。

《师韵》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她对教学理念的不断

人文社免费开放线上资源

本报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（下称“人文社”）宣布向社会免费开放各类阅读资源，充分发挥内容资源优势，伴大家一起度过防疫时光。“人文读书声”有声店铺于2020年1月30日推出免费畅听活



荷兰女作家林涓自认身处“东西方的边缘”，既不完全属于东方，也不完全属于西方，以一种自觉自愿的边缘视角去观照中西文化异同。她的《天望》（2004）和《天外》（2014）是两部“十年磨一剑”的作品，不仅呈现了华人移民在中西冲突中所面临的文化与生存困境，更凸显出整个人类的存在困境，文中不乏对灵魂、人性问题的深入思考。曾长居瑞士的赵淑侠，其系列作品从超越地域、种族的人文关怀出发，自觉追求中西文化互补，寻求异质文化之间可能实现的水乳交融。定居法国的女作家吕大明，其笔下一系列寄情自然、人文景观的散文创作也展现出跨越中西文化、不拘泥于一端的视野与生态关怀。

去国怀乡的情感不再是离散文学题中应有之意。深入异文化当中，体会与原乡文化的差异，不但给这些作家带来了创作灵感，也促使他们在作品中留下了关于超越冲突、实现和谐的深入思考，并尝试传达华人移民与所在国文化的互动、互生关系。

秉承非母语写作传统，寻求中西视域融合

跨越国家、种族的生活经历拓展了华人作家的视野，而在传递这份独特的生活经验时，多数作家都用中文书写。与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不同，欧洲华文文学素有非母

语写作的传统。早在清末，驻法外交官陈季同就曾用法文写下《中国人的自画像》《黄衫客传奇》《吾国》等作品，向法国介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。20世纪20年代，盛成留学法国，撰写自传体小说《我的母亲》，受到法国文坛巨匠瓦雷里、纪德、克洛岱尔等人赞赏。

秉承这一传统，在当代欧洲，华人作家的非母语作品更是精彩纷呈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推程抱一。2002年，程抱一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首位亚裔院士，他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，提炼中国思想的精髓，被称作“中西文化的摆渡人”。他毕生追求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，从古中国的哲学、文化底蕴中寻求现代文明症候的解决之道。程抱一的法文小说《天一言》（1999）荣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，该小说中译本成为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欧华文学作品。程抱一也以诗歌创作见长，其法语诗集《万有之东》（2005）用诗意图美的语言谱出一曲曲跨文化对话之歌。

定居法国的戴思杰也是一位擅长用法语写作的著名作家，代表作有《巴尔扎克与小裁缝》（2000）、《狄的情结》（2003）等，后者同样斩获费米娜文学奖。现居巴黎的女作家山飒早年用中文创作，后转为用法语写作，其作品《柳的四生》《围棋少女》被译成多国文字。山飒的书巾带有自觉的文化交流意识，试图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。此外，曾旅居英国的熊式一，生前著作颇丰，包括英文戏剧《王宝川》《大学教授》和英语小说《天桥》等，其作品曾获英国作家萧伯纳、曼殊菲尔德等人好评。

每种语言都是自成一体的表意系统，海外华人作家采用非母语写作，是主动挑战“巴别塔”倒塌后人类面临的语言隔阂困境的尝试。非母语写作体现出华人作家同异文化沟通的意识自觉，也赋予写作者独特视角，为其作品实现跨越民族、国家、语言、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条件。

借鉴西方艺术表现技巧，探索中西结合的文学样式

欧洲是诸多文艺思潮、文学流派的诞生地，欧华文学有近水楼台之便，受欧洲文艺风向影响甚深，作家自觉地将欧洲文学的长处融入自己的写作中，丰富艺术表现手法、探索新的叙事方式。

虹影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。虹影曾长居英国，她的小说主题大多关乎异国爱情所遭遇的文化冲突，在叙事上带有强烈的实验色彩，其中对性别叙事的探索尤其值得关注。

定居瑞士的余心乐擅长侦探小说，其系列作品集中塑造了瑞士华人侦探张汉瑞的形象，在叙事上充分借鉴西方臻于成熟的侦探小说技巧。

总体而言，欧洲华文文学呈现了欧洲华人在异文化氛围中独特的生存方式，欧华作家深入思考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互补，尝试通过非母语写作实现视域融合，并积极借鉴西方艺术表现手法，探索中西合璧的艺术样式，这些特点赋予欧洲华文文学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形态。

进入21世纪后，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浪潮下，欧洲华文文学区域之间、以及同世界其他地区华文文学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正在逐步加强，跨越国别的华人文学组织如“欧华文学会”等不断涌现，相关会议、交流活动也日益增多。放眼未来，欧洲华文文学必定以其自身的特质和活力，持续地丰富和参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建设。

2019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揭晓

本报（文 一）由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的“2019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”日前揭晓，为非常时期的广大读者推荐居家阅读作品。共有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随笔4类体裁的20部作品入选，每类5部。

中篇小说上榜作品中，“80后”作家独占鳌头，占4部。孙频的《天体之诗》对破产企业和下岗工人的书写，激情饱满、气势磅礴，以激扬之声唱出了“一个多么想美好的人”的另类挽歌。常小晓的《长夜行》直面紧张复杂的医患关系，透着现实主义的锐利。蔡东的《来访者》揭示当代生活中隐秘的精神状态，颇具新意。马小淘的《骨肉》所审视的骨肉亲情，乖张深邃。李佩甫宝刀不老，《杏的眼》挖掘人性，入木三分。

上榜的短篇小说和散文，文化与历史书写成为一大亮点。短篇小说上榜作品中，迟子建的《炖马鞭》将抗战故事演绎出新境界，冯骥才的《木佛》是一篇文物市场的百态写真，宁肯的《火车》工笔描绘老北京风物，乔叶的《头条故事》展现新媒体时代的新生活新文化。原本写散文的阿占是年度黑马，其小说处女作《制琴记》出手不凡，锋芒毕露。散文作品内容和风格绚烂多姿。余秋雨的《〈金瓶经〉简论》解读经典，一派大家气象。余华的《米兰讲座》道出了诸多小说创作的独家秘笈。刘心武的《兰姑姑的戏票》回顾孙维世的人生轶事，独特有趣。新人漆剑荣的《皮鞋》讲述人生旅途中偶然相逢的人间真情，朴实真挚。批评家陈福民的《与你遥遥相望》怀念母亲，独特真切，别有深度。

报告文学抒写家国情怀，着眼大题材大视野，以不同视角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。王宏甲的《中国天眼·南仁东》呈现前沿科技创新成果，讴歌科学家不畏艰难、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。周建新的《腾笼换鸟》记录东北央企破产重整的阵痛与重生，透出重振东北经济的希望之光。黄传会的《大国行动》讲述中国海军也门大规模撤侨行动，彰显军威国威。铁流的《“莱西经验”诞生记》聚焦乡村治理的莱西经验，给人启发。曾维浩的《一个中国人在中国》以改革开放数十年的亲身经历与真切感受，洞察日新月异的生活变迁。



张陵

做文学评论『中国派』

近些年，各地文学评论界批评流派意识越来越强。广东已经亮出“粤派批评”的旗号，其他文学评论强省也在酝酿，可能不久后就会出现“陕派批评”“鄂派批评”“湘派批评”“晋派批评”等。不过评论流派与创作流派不一样，创作流派突出的是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；评论流派突出的是思想，重点不在地域文化特性。如今文学评论叫这个派那个派的，其实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推动中国文学评论创新发展。因此，叫什么派并不重要。如果一定要叫，倒不如就叫：“中国派”。

今天，新时代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中国文学，正凝聚起中国思想、中国精神、中国价值。中国作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，与时代同行，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。文学评论家也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。这个时候，用“中国派”来强调文学评论家的文化身份、立场站位和思想意识，更能触及文学评论的根本。

说到文学评论的“中国派”，自然会让人联想到，是不是还有一个“西方派”。回答是肯定的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，中国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；改革开放以后，评论家读西方理论就更普遍、更深入。读来读去，一些人就读成了“西方派”评论家，另一些人则成为“中国派”评论家。前者容易当，留个学，读些书，接受个思想体系就可以了。后者不容易当，光留学读书不行，还得读懂中国经济社会这部大书。所以现在中国文学评论家群体里，总体态势还是前者多，后者少。

做一个中国文学评论家确实很难，难就难在读懂中国这部大书上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就是一条披荆斩棘的艰难之路。我们每前进一步，都要经受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。因此这部书很难读，可是越难读、越读不懂，才越要去读。一个中国的文学评论家，必须要有读中国大书的文化自觉、责任担当和意志品质。对文学评论家来说，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，才能认识把握中国文学的基本规律，才能准确把握文学的基本关系，也就是文学与时代、文学与生活、文学与人民的关系。能有这样的思想站位，文学评论的许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。

其实，在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，文学基本关系有时很脆弱，不时会出现被模糊被动摇被颠覆的风险。基本关系不稳固，文学发展就会出问题，基本关系变了，文学的本质也就变了。挑战文学基本关系大都靠文学思想、文学评论。比如，用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、文明冲突论来否定或妖魔化中国革命历史，否定或妖魔化新中国和改革开放，从而图谋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性质。比如过分宣扬西方价值观念道德观人生观，并渗透到中国的文学观里，深度影响文学意识形态。比如用金钱和市场绑架文学，把文学变成金钱的奴隶。比如用西方的文学思想和体系来建立文学标准，引导中国文学向“西化”渐变等。

对文学基本关系的挑战日益严峻，使得中国文学评论建设十分紧迫，这也在考验中国文学评论家的责任担当意识和攻坚克难的意志。

19世纪俄国历史转折时期，既有一大批如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莱蒙托夫这样伟大的作家，也产生了如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、杜勃罗留波夫这样伟大的文学评论家。他们共同开辟了俄罗斯影响世界的文学时代。文学评论家的作用不言而喻。

今天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力量正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，我们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作家，也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文学评论家。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愿景，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有中国自己的文学评论家，才有中国文学评论的未来。